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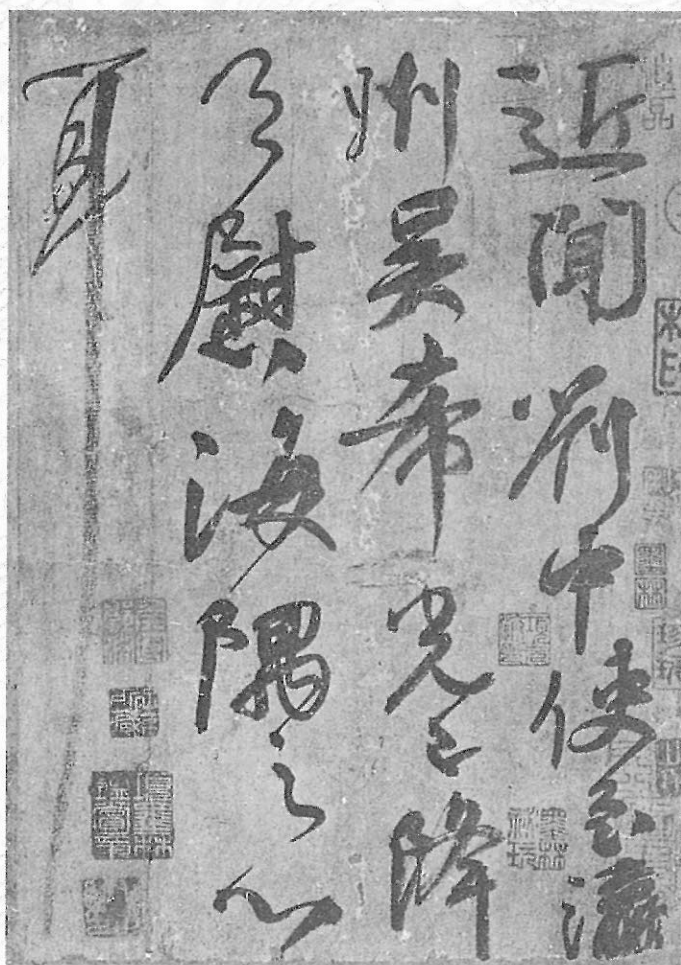
十一、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

傳世顏真卿行書墨蹟以〈劉中使帖〉（圖五五）字形最大，八行四十一字，字字珠璣，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。此帖有鑑藏印記六十餘方，或因年久剝落，且以藍箋書紙，辨識非易；惟元代張晏之「張晏私印」、「蓬山彥清」、「端本家藏」等印，明代項元汴之收藏印，尚可識見。帖尾有元代王芝、鮮于樞、張晏、白斑、田衍、喬實成，明代有文徵明、董其昌，清代有沈荃、李來泰、王金臺，民國以後有李煜瀛、吳敬恆等諸人題跋。從跋文中可知其流傳經過：北宋在宣和內府，南宋入紹興內府；元初在張斯立（繡江）處，後為王芝所藏，轉手張晏；明中葉入於華夏之眞賞齋，明末先後歸項元汴與董其昌所有；清末在王金臺處，金臺子法良付李煜瀛，民國五十年代末期，此帖入藏故宮博物院。

〈劉中使帖〉最早著錄於《宣和書譜》，明郁逢慶《書畫題跋記》、朱存理《鐵網珊瑚》、吳其貞《書畫記》、張丑《清河書畫舫》，清卞永譽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、吳升《大觀錄》等均有載記。諸書所錄與歷代題識，驗之悉合。此帖雖未入清宮，然不損其為魯公劇蹟。

此帖用筆樸拙厚實，不露鋒芒而英烈之氣外顯，沈著痛快；結體雍容圓渾，雄強挺拔；氣勢鬱勃雄崛，墨彩煥發。顏書風格鮮明，實為傑構。帖中第四行「耳」字末筆豎畫一筆直下，奔放痛快，氣勢奪人；帖末文徵明致華夏中甫札「帶」字末豎，亦一筆直下，文氏特意仿效，趣味雋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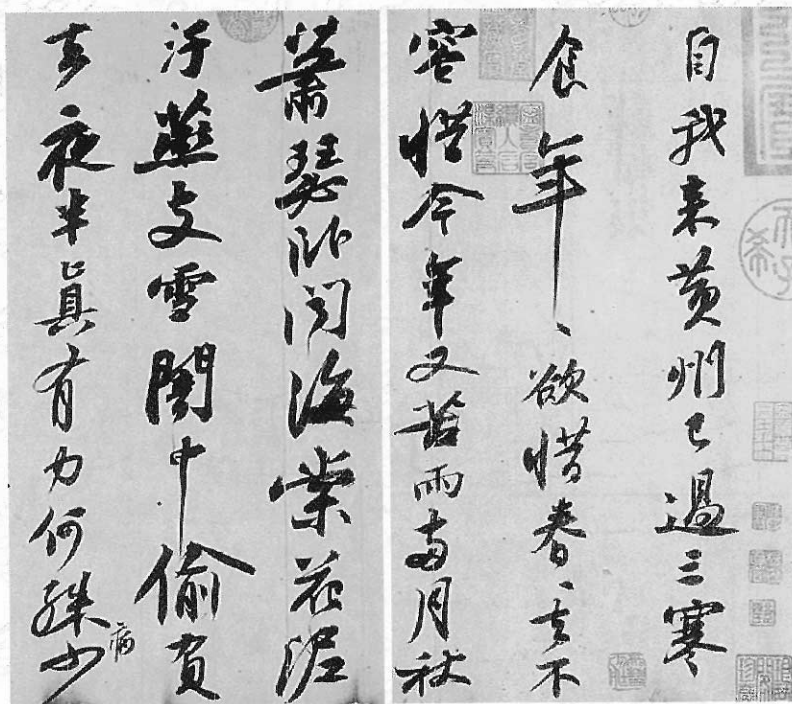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五：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



十二、蘇軾〈黃州寒食詩帖〉

〈黃州寒食詩帖〉（圖五六）

為東坡傳世真蹟之首，可稱為天下第三行書，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。蘇軾在宋神宗元豐五年（西元一〇八二年）謫居湖北黃州已三年，志既不伸，有感於寒食節之淒風苦雨，因賦〈黃州寒食〉詩二首，書寫時間約略在其後不久。十餘年後，此帖為蜀州張公裕所得，其子張浩（永安）持往滯留在眉州青神之黃庭堅跋尾，後為張氏一族後人張續（季長）收藏，「埋輪之後」與「懿文堂圖書」即為其印，張續並有長跋記其事；南宋或為官府收藏，「荊湖南路轉運使印」似即其證。元代歸張九思所有，有其子張金界奴「張氏珍玩」與「北燕張氏



圖五六：蘇軾〈黃州寒食詩帖〉

寶藏」二印；後入元內府奎章閣，因有「天曆之寶」印記。明初在內府，「典禮紀察司印」殘存「司印」二字可證；中葉以後流出民間，為韓世能父子所藏，有「韓世能印」與「韓逢禧印」鈐於其間，並有董其昌跋稱：「生平見東坡真蹟以此為甲觀」。入清為孫承澤所收，有「北平孫氏」印；接著入於納蘭成德之手，其後為沈純祉收藏；乾隆十年前後入清內府，乾隆跋文之外，又題「雪堂餘韻」四字於卷前。咸豐十年（西元一八六〇年）英法聯軍攻入北京，焚燒圓明園，此帖經火厄而未焚，隨即流落民間，初為馮展雲（譽驥）所有，再歸盛煜（伯羲）鬱華閣，繼入費念慈之手，後為完顏景賢（樸孫）所得。民國七年（西元一九一八年）為顏世清（韻伯）所收，顏氏有跋記其藏傳經過，民國十一年顏氏攜往東京，售予日人菊池晉二（惺堂），翌年東京大地震，菊池自震火中救出此帖，有日本史學家內藤虎詳敘其事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王世杰囑人購回中土，民國六十五年前後王氏將之寄存臺北故宮博物院，繼於十年後正式入藏故宮，國寶重歸政府典藏。

此帖卷尾有黃庭堅、張續、董其昌、乾隆、顏世清、內藤虎、羅振玉、王世杰等人題跋。黃跋寫於〈黃州寒食詩帖〉末之餘紙，東坡作字往往多留餘白，備五百年後觀者跋尾之用，其自信如此。東坡此帖確為驚心動魄之作，十七行，一百二十七字之書寫，每行字數不一，多者十字，少者五字，大小參差，疏密相間，行行不同，書勢隨情緒之起伏波動而越寫越盛，全帖字形前小後大，運筆由平穩而趨跌宕，點畫壯碩豐滿，用筆蒼勁道健，沈著痛快，真是出神入化。黃庭堅謂東坡此書「兼顏魯公、楊少師、李西臺筆意，試使東坡復為之，未必及此，它日東坡或見此書，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。」盛讚不至；羅振玉跋則謂張之洞識見不同，張氏曰：「山谷老人謂此書兼魯公、少師、李西臺之長，某意則得法於北海與魯公。」今就此帖書法觀之，實出李北海與顏平原，張之洞所論為勝。

十三、蘇軾〈次辯才韻詩〉

東坡在宋神宗熙寧四年（西元一〇七一年）通判杭州，識西湖天竺寺僧辯才。宋哲宗元祐四年（西元一〇八九年）出為杭州太守，與退居龍井之辯才時相詩文往來。蘇軾平生崇拜陶淵明，遍和陶詩，多次書寫〈歸去來辭〉，頗以淵明為典範。東坡與辯才相交，引為知己，服膺辯才，多擬陶淵明與廬山僧慧遠交遊之意境，以排遣自身才大難為用之屈辱情懷。東坡此詩和辯才韻（圖五七），作於元祐五年，詩前序言「遠公復過虎溪耶」，正指慧遠送陶潛過虎溪事；而詩序正是東坡夫子自況圖。

辯才原詩云：「暇政去旌旆，策杖訪林丘；人惟尚求舊，況悲蒲柳秋。虛谷一臨照，聲光千載留；軒眉師子峰，洗眼蒼龍湫。路穿亂石腳，亭蔽重岡頭；湖山一目盡，萬象掌中浮。煮茗款道論，奠爵致龍優；過溪號犯戒，茲意亦風流。自惟日老病，當期安養遊；願公歸廊廟，用慰天下憂。」詩中寓意，同情東坡，自知老病；並勉勵東坡「願公歸廊廟，用慰天下憂。」而蘇詩自云：「我比陶令愧，師為遠公優。」兩人交往佳話，頗多流傳後世。辯才亦於次年（元祐六年）遷化。

東坡此帖有明代項元汴及清代王鴻緒收藏印，另有「宣統御覽之寶」，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。此帖書法用筆輕放雋永，運筆輕鬆超邁，與〈黃州寒食詩帖〉之蒼勁勃發不同，結體溫潤自然，和氣載柔，顯現出練達洞明之意境，或因淵明東籬採菊之清、慧遠虎溪送客之閑，二者兼之。

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
鶴骨老凜然不知秋玄住兩
無礙天人爭挽留玄如龍出

雷雨卷潭湫來如珠還浦與
龍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
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愧
師為遠以優送我還過溪

圖五七：蘇軾〈次辯才韻詩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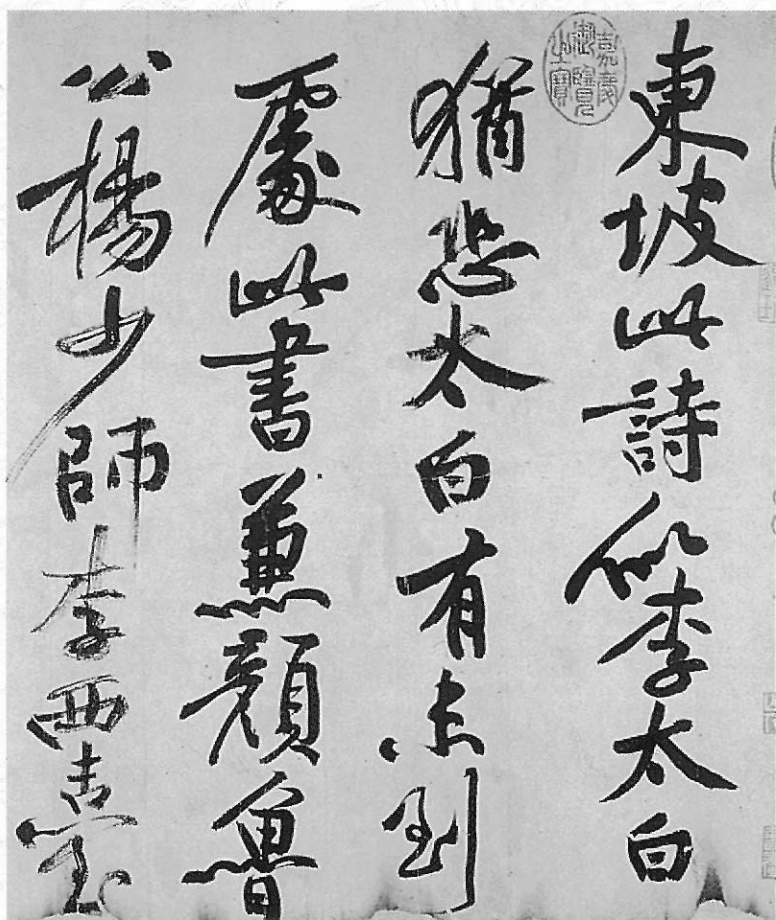
十四、黃庭堅〈黃州寒食詩帖跋尾〉

談及蘇軾〈黃州寒食詩帖〉，不可不談黃庭堅（號山谷道人，又稱黃山谷）九行五十九字之跋尾（圖五八），山谷跋尾盛讚東坡詩及書法之妙，而自家書法亦臻絕勝，此跋之作，使東坡詩帖更加增輝生色。一紙兩書，各為卓絕妙品，可稱為中國書法史之「雙璧」。

元符三年（西元一一〇〇年）正月，宋哲宗駕崩，徽宗即位。六月，東坡自海南內徙；七月，山谷在四川眉州青神，其跋書〈黃州寒食詩帖〉約在此後不久。黃庭堅推崇蘇軾詩書之絕妙無匹：「東坡此詩似李太白，猶恐太白有未到處；此書兼顏魯公、楊少師、李西臺筆意，試使東坡復為之，未必及此。它日東坡或見此書，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。」山谷褒揚東坡所作〈黃州寒食二首〉，詩之佳勝有過太白，書之沈著痛快有過顏楊；異日東坡見此語，必笑我山谷於太白遷化、魯公長往，詩仙、書聖皆不在，竟謂東坡詩、書為天下之尊。然則，東坡在北歸途中，於次年（建中靖國元年，西元一一〇一年）七月物故常州；東坡未見山谷跋語，殆可確定。

山谷此跋書法，氣勢豪邁，下筆之後，亦如東坡一往無前，擒縱自如。其縱筆而書，藏頭護尾，彈性中含，長橫修掠，收放有節；結體疏者自疏、密者自密，或疏者反密、密者反疏，縱欹交用，鬆緊互生；行間布局尤見勝處，傾斜中見穩定、欹側中求平衡，呼應承帶、顧盼朝揖，錦心妙腕，意到筆隨。山谷謂東坡書有魯公筆意，實則山谷跋全為魯公形神。東坡無心，山谷作意，各臻絕境。或謂東坡餘紙留供五百年後人題跋，

山谷書之與之
頡頏，遂並駕
齊驅，睥睨後
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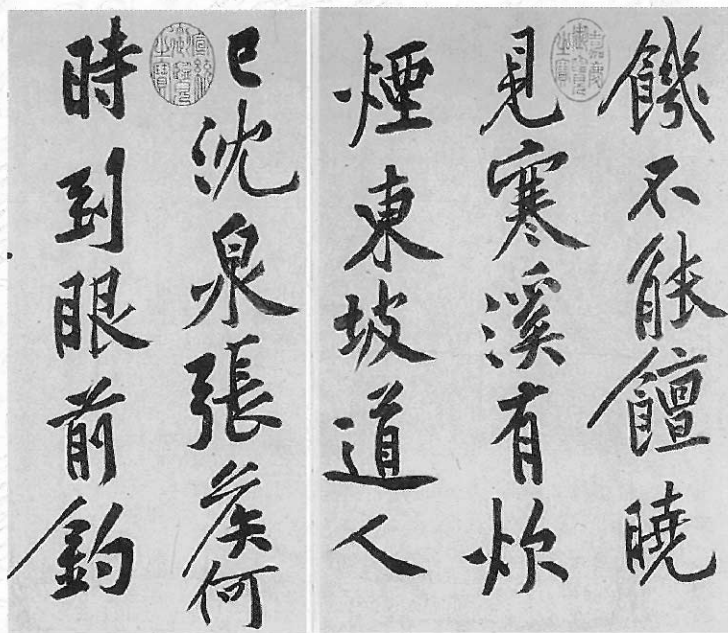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五八：黃庭堅《黃州寒食詩帖跋》

十五、黃庭堅〈松風閣詩帖〉

〈松風閣詩帖〉（圖五九）為黃庭堅晚年之作，融歐陽詢、顏真卿、柳公權、蘇軾等諸家書法為一爐，真蹟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。此帖南宋為榕林道人向氏所藏，有向氏之跋；後歸賈似道，有賈氏藏印。元代為大長公主祥哥拉吉所有，鈐「皇姊圖書」印，依次有魏必復、李洞、張珪、王約、馮子振、陳顥、陳庭實、李元魯、李源道、袁桷、鄧文原、柳貫、趙巖、杜禧等十四人或詠詩、或跋文。明代曾入仇英之手，後為項元汴所收。清初經孫承澤、卞永譽而歸安岐，後入清內府；孫氏《庚子消夏記》與安氏《墨緣彙觀》皆著錄之。

山谷晚年流謫四川，偶遊湖北鄂城縣樊山（今武昌），風光宜人，山



圖五九：黃庭堅〈松風閣詩帖〉

中有松林，林中有樓閣，題其名曰「松風閣」，賦〈松風閣詩〉，時徽宗崇寧元年（西元一一〇二年）九月；黃庭堅書〈松風閣詩〉亦應於此時或稍後不久。詩中有「東坡道人已沈泉，張侯何時到眼前」句，斯時東坡已於前一年物故（蘇軾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逝世），兩年前山谷於四川眉州青神跋東坡〈黃州寒食詩〉，兩年後作〈松風閣帖〉時，東坡已遷化；而同門張耒亦久未謀敘，因而感歎「安得此身脫拘攣，舟載諸友長周旋」，詩朋文友知己之間，牽腸掛肚之情懷，躍然紙上。

此帖書體在楷行之間，行筆蒼勁謹飭，撇捺疏放，極有自信，然不免略呈老拙之態；結體豎長挺拔，左上右下傾斜之勢與東坡相反，成明顯對比；行間布局則欲舒反斂，隱隱有鬱結之氣塞乎其間。

十六、米芾〈蜀素帖〉

蜀東川一帶之織造家於宋仁宗慶曆四年（西元一〇四四年）織紡之一卷烏絲欄素絹，光瑩潔白，質地細緻，甚為名貴，藏於林希家已二十餘年，林希在神宗熙寧元年（西元一〇六八年）於絹尾題字略謂：今已裝幀完妥，將請善書者作字。又過七年（熙寧八年），胡完夫、徐道淵、閻丘公顯等人應林氏之邀而觀賞此素絹數遍，胡氏並有題記。待米芾揮毫（圖六〇）更在二十年後之宋哲宗元祐三年（西元一〇八八年），時林希任湖州刺史，元章應邀作苕溪之遊，林乃出絹求書，米遂書近作五古、七古、七絕、七律等詩八首於絹上，因成巨製。其中一首題為〈入境寄集賢林舍人〉，即指林希，詠其任官施政。

〈蜀素帖〉卷末有沈周、祝允明、文徵明、顧從義、王衡、董其昌、陳獻、陳燾等明代

圖六〇：米芾〈蜀素帖〉

集賢林舍人

揚帆載月遠相過佳
氣惹人聽誦歌路不拾
遺知政肅野多潯穗是
時和天分秋暑資吟興
時
獻溪山入醉吟便拉塔
除共研墨線牋書盡剪
江波

諸人題識或觀款，另有項元汴、吳廷等收藏印。入清後有高士奇、王鴻緒等人印記，後歸清內府，高士奇《江村銷夏錄》、卞永譽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、吳升《大觀錄》與王澐《竹雲題跋》均有載錄。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。

此帖書法清勁飛動，一氣到底；素絹不易受墨，因而枯筆飛白特多，隱微有點畫揮動時筆毫觸紙「刷刷」之聲，「臣書刷字」有如渴驥奔泉之態，精彩動人。米書此帖用筆多變，八面出鋒，正側藏露，長短粗細，縱恣施為；結字俯仰斜正，體態萬千，風度踴躍曼妙，動感十足。黃庭堅稱米字「快劍斫陣，強弩射千里，所當穿徹。」董其昌跋此帖謂：「此卷如獅子搏象，全力赴之，當為生平合作。」清代王澐亦謂此帖「風神秀發，仙姿絕世，為米老行書第一。」諸家所論，頗為確當。元章書法最有晉人風神，學古能化，右軍魂魄再現人間，《蜀素帖》是最佳例證。

十七、米芾〈篋中帖〉

米芾《書史》有一條記載：「王獻之《送梨帖》，劉季孫以一千置得。余約以歐陽詢二帖、王維雪圖六幅、正透犀帶一條、硯山一枚、玉座珊瑚一枝以易，劉見許。王詵借余硯山去，不即還。劉為澤守，行兩日，王始見還，約再見易，而劉死矣！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。」《群玉堂米帖》亦有一條札記：「劉季孫以從行八百置得。蘇軾要芾研山，不與。季孫遂以此帖來易，以與之。芾愛帖，許之。王詵借山去已一月，聞欲易帖，渠自欲山，恐易了，遂百簡索不還；至季孫赴任數日乃還山，無人追及，遂不及易。」而元章《篋中懷素帖》正談此事。

行

相傳南唐後主所傳硯山（端州石，屹起成山，其麓受水，可磨。）在米芾手中，蘇軾想擁有硯山。為蘇軾推薦將赴山西隰州任知州之劉季孫（景文）有王獻之〈送梨帖〉，為芾所想有；而劉願將帖易山以贈軾。米之硯山為王詵借觀，詵亦欲有山，聞此事，乃百般拖延不還。劉景文赴任途中不能久留，米因欲以手中之懷素帖換大令帖而「暫時」稽延之，並謂「研山明日歸也」，其後王詵還山時，景文已赴任。（〈篋中帖〉（圖六一）本事如此。

此帖十行，行中帶

芾篋中懷素帖為
方片安李氏二物
王起都薛生祖了便
芾云自去歸黃氏者也芾
贈予任道宗一年揚州送
酒百餘尊其他不論帖
亦常見也如許此併馳
上研山明日歸也更乞
一
景文陽公同書

草，頗精彩動人。帖前有元代鮮于樞題「南宮天機筆妙」六字，鈐「白幾印章」；帖有清代王鴻緒收藏章。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。米芾書札率皆天趣自然，字之大小、行之疏密、點畫之粗細、墨色之濃枯，「振迅天真，出於意外」。信筆草草，神彩奕奕；連筆草寫時出神入化，如帖末「芾頓首再拜」五字，一筆而下，以折代轉，逸筆匆匆，似恐不及；九百年後之今日，猶見其跌宕揮寫之勢。

十八、趙孟頫〈趵突泉詩〉

趵突泉在山東濟南近郊，風景殊勝，趙孟頫在濟南任官時，常往遊憩，因作詩記其盛，並為友人周密書之（圖六二）。全帖連標題、落款共十二行，行七字或八字不等，標題為「趵突泉」，中間七言律詩一首，款為「右二題皆濟南近郭佳處，公謹家故齊也，遂為書此。孟頫。」依款字所述，卷前似尚有一詩，亦詠濟南勝景，惜已佚去。如以七律衡之，趙氏《松雪齋文集》有〈勝概樓〉一首：「樓下寒泉雪浪驚，樓前山色翠屏橫；登臨何必須吾土，嘯傲聊因得此生。簷外白雲來託宿，梁間紫燕語關情；濟南勝概天下少，試倚欄干眼自明。」詩情與〈趵突泉〉相類，或即濟南近郭佳處之另一處。

子昂〈趵突泉詩〉在元明之際，頗有釋家次韻追和之作，皆題寫於卷末，計有來復、弘道、守仁、如蘭等四僧和詩，明初釋清濬題跋，另有明中葉黃琳收藏印記二十餘處。大約此帖元時已為沙門遞傳寶藏，以至明中葉始入黃琳之手，此後亦不復為明清諸書家或收藏家所見，直至乾隆編入《石渠寶笈》。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。

趙松雪書風復古，以二王為尊，導兩宋意態於勁正。此帖點畫沉潛、結體寬博、字

態端正，重心穩定，神氣完足，圓秀雄健兼而有之，全帖以李北海植基，是趙字行書最爲道厚穩健之作。惟李邕尚法，步步爲營；趙氏稍加流便，一變唐宋故習。帖末款字三行略加縱放，雖不如本文沉穩，然謹肆相生，亦甚可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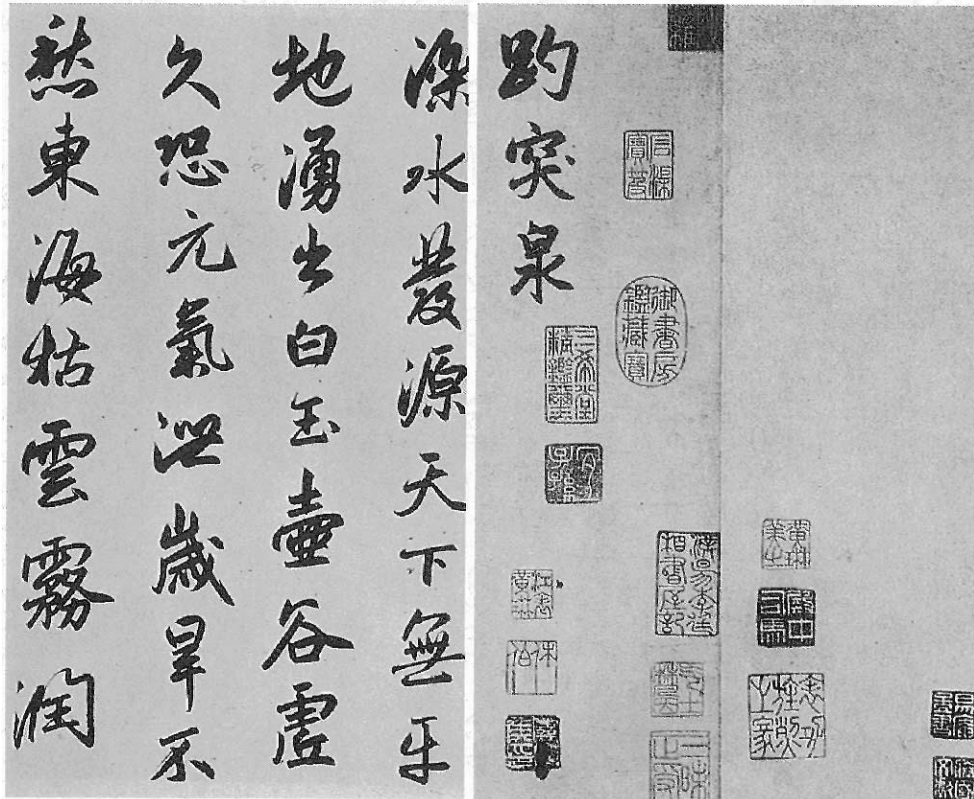
十九、趙孟頫〈赤壁二賦〉

蘇軾謫居湖北黃州，於宋神宗元豐五年（西元一〇八二年）三月成〈黃州寒食詩〉二首（見前），七月十六日作〈前赤壁賦〉，十月十五日又作〈後赤壁賦〉，皆寄懷洗胸、自我滌蕩之作；兩賦尤其流傳四方，洛陽紙貴，今仍可見東坡以楷字自書之〈前赤壁賦〉。元代趙孟頫亦喜書〈前後赤壁賦〉，清宮所藏或卷或冊，至少三件，其餘流落民間或年久時遠，以致湮滅無聞者，又不知凡幾。今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趙書〈赤壁二賦〉（圖六三）冊頁二十一幅，即爲清室舊物。

此帖有元代鮮于樞、康棣、班惟志及趙氏三子奕等四人跋尾，明代中葉有項篤壽收藏印記，清中葉有陳淮審鑒印記，其後入於清內府而有嘉慶御覽之印。趙書兩賦，冊末自題：「大德辛丑（五年，西元二三〇一年）正月八日，明遠弟以此紙求書二賦，爲書于松雪齋，併作東坡像于卷首。子昂。」可見此帖原爲長卷，不知何時剪裝成冊。

趙書此帖運筆沉穩，點畫粗細對比顯著；結體橫方，姿態穩重；惟偶有左上右下傾側之體勢，故能避去板滯；然字間距離略寬，行氣貫串似有不足，白璧微瑕。落款三行則行氣較爲凝聚，勝於本文。帖尾康棣跋謂「松雪深得晉人書法，晚年行筆圓熟，度越唐人，迺知早年用意之深如此。」鮮于樞稱「子昂學士書畫俱到，他日必能俱傳無疑。」當時

圖六二：趙孟頫〈趵突泉詩〉



蒸華不注波瀾聲
震大明湖時來泉上
濯塵土冰雪滿懷清
興孤

右二題皆濟南近
郭汪處士謹家板
齊也遂為書此

王頌

赤壁賦

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
舟遊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
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

後赤壁賦

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
于臨皋二客從余過黃泥之
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

圖六三：趙孟頫《赤壁二賦》

諸人已標舉而高許之，深具英雄知見。

東坡楷書〈前赤壁賦〉、松雪行書〈赤壁二賦〉，乃宋元最佳版本，讀文辨義，視宋元棗木槧本為塵壤矣。

二十、鮮于樞〈透光古鏡歌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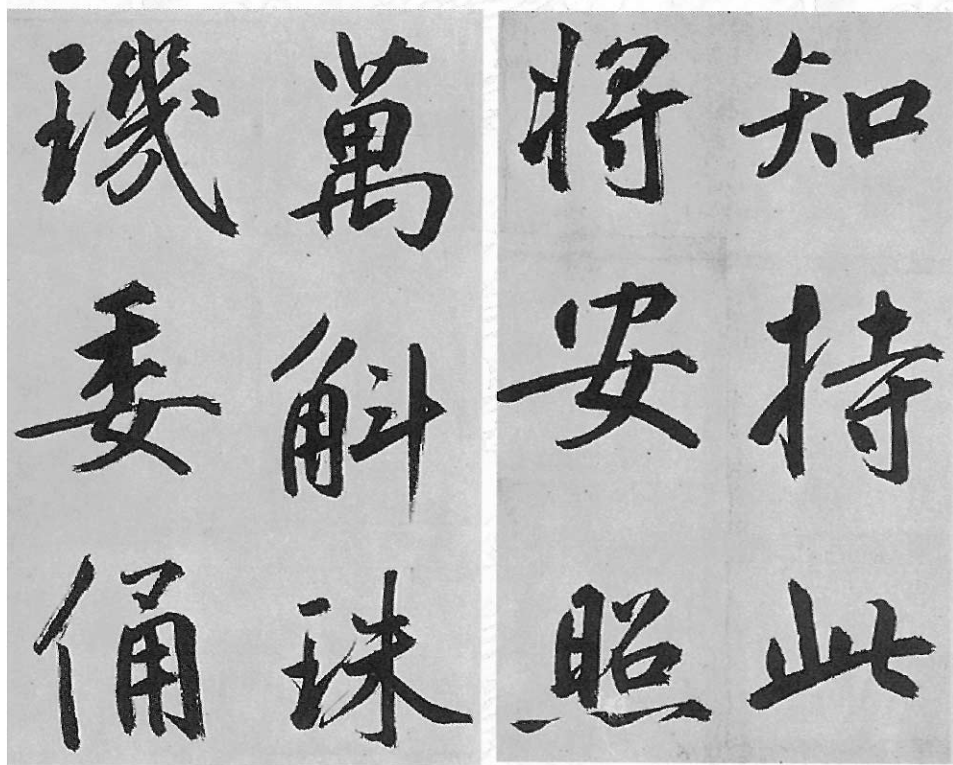
元初周密《雲煙過眼錄》記其自藏透光鏡：「映日則背花俱見，凡突起之花，其影皆空。昔麻知幾有詩，余亦嘗賦詩。其後伯幾又得一面。」透鏡有透而明，亦有透而不甚分明者。鮮于樞或因得古鏡，乃書麻徵君之〈透光古鏡歌〉（圖六四）以誌之。伯幾所書此歌字大三寸，極為可觀，原為四字一行，共四十四行，一百七十六字；後被剪裝為三字一行，共五十九行，末行二字，以冊頁型式傳世，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。

此帖自鮮于樞書後，至明末清初為梁清標收藏，其間鑑藏傳承經過不明。何時由一行四字改裝為一行三字，或同時由卷改冊，已難稽考。梁清標之後，入清內府傳藏至今。

傳世歷代紙書大字之書家，遠推顏真卿，近者黃庭堅，而鮮于樞此帖字大又有勝於二家者。觀其胸蘊，真氣瀟灑；運筆強勁有力，雄健圓暢；結體穩正，格局安定。蓋其用筆得力於中鋒，斂鋒內轉，渾厚而有躍動之勢，寓古勁於縱逸之中，含蒼茫於道重之際。鮮于渾勁，與松雪之圓峭不同。伯機作書，曾伸臂揮毫曰：「膽！膽！膽！」觀此帖，隱隱有此景。

元代書家以趙孟頫、鮮于樞兩家為最，兩人至交，又相互推重，鮮于樞曾謂：「子昂篆隸正行顛草為當代第一，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。」而趙孟頫於鮮于樞故去之後云：「余

圖六四：鮮于樞《透光古鏡歌》



與伯機同學草書，伯機過余遠甚，極力追之而不能及。伯機已矣，世乃稱僕能書，所謂無佛處稱尊耳。」從《透光古鏡歌》書法觀之，確有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敵」之勢，松雪不能過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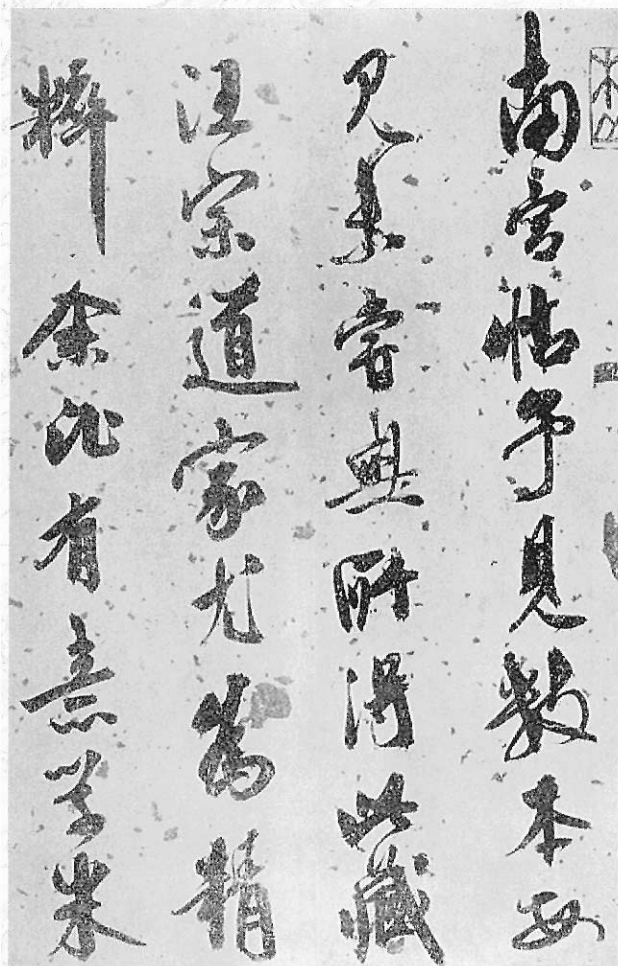
廿一、祝允明《蜀素帖跋尾》

米芾《蜀素帖》卷尾有明代諸家題識，諸家皆書壇領袖人物，如沈周、祝允明、文徵明、董其昌均是。沈周於明武宗正德元年（西元一五〇六年）八月觀賞並書跋，其後接連祝跋（圖六五），祝後有文徵明於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（西元一五五七年）觀款，而祝允明於嘉靖五年年底（西元一五二七年初）物故。從沈周與祝允明皆記《蜀素帖》藏於汪宗道處，可知大約沈、祝兩人之題跋年代相近；尤其祝氏中年前期書法以晉唐為宗，中年後期放懷宋元，以沈周跋書之正德元年為祝題之年，則祝氏四十七歲，正合其跋文所記：「南宮帖予見數本，每見未嘗無所得。此藏汪宗道家，尤為精粹。余比有意學米，安得常對面也，臨別漫志于尾。唐宋書苑，大家不過數輩，宗道皆能致之，歐陽公謂『物長聚於所好』，信哉！祝允明書。」祝氏四十以後學宋人書，終得大成，此語可為註證。

枝山此跋書法，米趙合龕，趙形米神，趙骨米肉。學宋元而吐珠璣，觀其運筆草草放逸，似不擇筆而書之，然提按分明，輕重尤其明顯，點畫粗細對比特出；結體隱隱有風骨爛漫、天真縱逸之妙，其上左右之傾側姿態甚多。米芾《蜀素帖》之蹣跚曼妙立於前，枝山雖遊筆跌宕、欹側紛披，而偃仰有節、去留有度，則可見婉轉流暢、生動自然之神情。此跋可謂枝山行書諸作之冠冕，信手而書，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琢。」有初初

爲學之來路，更有自家邁出之足痕，二者相融。

圖六五：祝允明〈蜀素帖跋尾〉



安日常對面也臨別
 漫志于尾唐宋之花
 大家不過公年
 宗是皆能收之欲陽
 公謂物也私於所好
 信哉祝翁書

